

倾城

之恋

莫然◎著
QINGCHENGZHI LIAN



華齡出版社

倾城之恋

莫然 著

華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城之恋/莫然著. - 北京:华龄出版社, 2000.5

ISBN 7-80082-879-4

I. 倾… II. 莫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9781 号

倾 城 之 恋

莫 然 著

出版发行: 华龄出版社

(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5 印张 380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

ISBN 7-80082-879-4/I·159

定价: 25.80 元

第一章

席杰第一次见到伊果,是在大赛报名的最后截止日。他顿时被那副纯真的少女仪容吸引住,惊怔住了!

那样的青春勃发,美丽光泽,不加修饰,但却暗含渴望,又正是如花似玉的季节,像林珊当年一样的芳龄!席杰好似被什么东西击中,心里酸痛不已。这是跨越了二十年时空的猛击。周围的人潮和语声都变得淡弱,逐渐退远,只剩下被岁月荡涤过的生命空白。

豪华气派的大堂像在举办什么盛会,摩肩接踵的人群时时遮住他的视线,席杰在这个瞬间里陡感疲惫。饭店总经理连值几个夜班不过是寻常事,今天他却感到好累,好累……

有人直接踩到他的脚背上,然后语笑详焉地跟他道歉:“对不起……”

席杰转过身来,眼前是另一张妩媚柔嫩的脸,像一朵花似地娇艳欲滴,单单缺少那股令人扼腕的清纯。可能是脂粉涂得太浓的缘故。他的心情急剧变坏。见鬼!怎么现在的妙龄女郎都不知道如何爱美,还得靠这类赛事来推出楷模,领袖群伦?

他眼神分明溢出一丝冷漠，那女郎道歉之后却不离开：“先生，请问在哪儿量身高体重？”

席杰在大赛中扮演的角色，使他不能对这类提问装聋作哑。但缘于刚才那种情绪的导引，便没好气地把球踢开：“不是有大赛组委会么？请上那边打听去！”

他想赶快绕开这个女孩子，走向乱哄哄闹嚷嚷的报名处，去寻觅那张心中久已失远的面影，偏又被另一个人拽住胳膊：“席总，正好在这儿碰上你！”

大赛组委会主任、“佳城商报”副总编徐克不知从哪儿冒出来。五短身材，鹤发童颜，脸上洋溢着足以告慰的典型神情。旁边捧一叠表格的却是席杰的属下、佳城饭店公关部经理小孙。此刻这年轻人的嘴角也向腮边滑开去，可见还真有不少爱美的追梦人，因而乐坏了这帮护花使者。

“席总，足有上千人报名呢！”小孙扶了扶金边眼镜，把表格递过来。

“不足为奇。”席杰淡淡一笑，顺手翻了翻报名表，“深圳的广告新星大赛，共有六千人报名。何况咱们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！”

“那是沿海城市，咱这儿是内陆地区，没有可比性呀！”徐克高高扬起疏淡的眉梢，“说实话，当初我真捏着一把汗呢！你想想，商报是本市第二大报，花这么多精力，辟出这么大版面，来搞这种活动，我这个副总编身上的压力不轻呵！本想给佳城人民办点好事，至少，也是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，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。但若是办砸了搞糟了，我头上的顶带花翎还要不要？如果根本没人来报名，弄得冷冷清清，那你们这帮赞助人还不把我给生吞活剥啦？！”

席杰把报名表还给小孙，仍是付之一笑。他和新闻界人士不熟，跟这位大名鼎鼎的副总编也没有私交，因而听不出这番话的用意。他也懒得去猜测。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谁也甭想懵谁，谁也别想说谁。倘若较起真来，他还怕徐克发难，反倒指责佳城饭店只提供报名场地和初赛、复赛场地，竟跻身于赞助者之列是太过划算呢！

小孙深知他的心思，复又托起徐克的手臂：“走走走，徐总编，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……”顿时把个老头子脚不颠地撮走了。

席杰才松了口气，就见报名处又是一阵骚动，几乎人人都把脖子扭向旋转门，去看那批刚进来的显赫人物。所谓显赫，是因为这拨男人实在扎眼。才不过阳春三月，就清一色地换上了白衬衫、黑西装，而且都不打领带，敞着怀。为首的大汉足有一米八高，手里提着大哥大，一副硕大的墨镜足足遮去了半边脸。身上那件名牌衬衫更显得雪白，镀金钮扣闪闪发光。他不仅没系领带，大幅度敞开的衣领里还晃动着一根宽宽的金项链，系在过粗的脖子上让人联想起宠物的模样。

席杰此刻的心情，最怕跟不伦不类的人打交道。何况这彪人马故意把自己弄得气度非凡的样子，非但没让人肃然起敬，反倒顿生厌恶。可他想躲开却来不及了，那为首的大汉已经摘下墨镜，满面春风地朝他走来，不容抗拒地在他肩膀上又是拍又是捏的。

“席总，了不得，你这儿真是门庭若市呀！好家伙，把报名地点弄到你的地盘上来，这一招很厉害嘛！我是望尘莫及，甘拜下风啦！”

席杰把自己的胳膊从这阵拍打中轻轻抽出来：“老弟，你这

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当然是好意思。”那大汉俯下身躯，狡黠地眨眨眼：“这次大赛如果有什么轰动效应，你可是近水楼台，最先得利啊！”

“大家都得利，谁也不会吃亏。”席杰随口敷衍着：“刘总，你这彪人马好不整齐，好不威风，是要去拍广告片吧？”

广告公司总经理刘成仰天大笑：“‘今年二十，明年十八’，绝妙的广告词呀！”

席杰故作不解：“哦？你老弟改做化妆品了？”

刘成豪迈地举起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：“你老兄不像是这里缺根弦的人啊！那不是杨佳英的专利么？告诉你，我刘成绝不跟女人抢生意！至于要借这次大赛搞什么，恕我暂时保密……哎，难道你就没想法？大家心照不宣就是啦！”

这帮人旋风般地扫过大堂，居中的刘成把步子迈得更大更快。席杰心里很生自己的气，怎么一念之差，竟和这帮个体户大款搅和到一块儿？哪怕是饭店揭不开锅了，也该保持国营企业的气节嘛！

就这么一阵工夫，大堂里更加热闹和喧哗了。又有几个报社记者赶来，凭着自己的感觉采访报名的姑娘。电视台更是不甘寂寞，架好摄影机选准角度，不停地捕捉有价值的镜头。等席杰转过身来，从人头攒动的空隙里看过去，那个长着熟稔面孔的少女已经不见了！

今天林珊从一大早就气不顺，分管销售的副厂长来问何时装货，被她一个钉子硬生生地碰回去：“不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事儿么？怎么倒来问我？”

副厂长吓得不敢作声，一溜烟跑去派车。

林珊所领导的“梦丽时装厂”，曾占尽了佳城的风流。她作为本城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和优秀企业家，也在妇女界中声誉鹊起。昨晚的电视节目里，还播出了采访她的专题片。虽只十分钟的时间，却是不花钱白打广告呵！“梦丽”牌时装的销售数字，可能因此而窜上去一大截！

但林厂长心里很清楚，由她领衔主演的那个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！

几年前，佳城还未受到京、津、沪、广服装的冲击，港、日、台、韩的进口货也还没登上大陆。专做女装的“梦丽”名牌曾风靡全市，堪称妇女追逐潮流的时尚领袖。林珊本人由于多次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时装大赛中得奖，更是成为名媛淑女们效仿的楷模。那是林珊生命里最辉煌的时光。可惜美景不长，好花不再。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袭来，佳城妇女不再对“梦丽”情有独钟。更新潮的女性，也不再保持陈旧的消费观点和理性的潮流意识，而是想穿什么穿什么，完全由着性子来。

舶来品和进口时装对地方轻工业的冲击，也只有林珊这种饱经风霜的企业家，才能真正品出滋味。从生产量和销售额来看，“梦丽”时装在本市仍然独占鳌头，但年底核算的利润却不容乐观，瞻望前景更是黯淡无比。好端端一条引进的成衣生产线，如今沦落为外贸出口的加工点。幸亏厂子里的硬件设备和技术力量尚属一流，否则，堂堂林厂长，大设计师，也只能领着上千的工人去喝西北风了！

正是在这种服装业每况愈下，工厂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林珊才接受了好友杨佳英的建议，加盟“佳城小姐首届青春风采大奖赛”，想重振昔日的辉煌。从广告效益上看，只需出资一笔不大的款子，便能赢得全市的美女回眸，还是相当划算的。

但林珊没想到，自己会和独生女儿高丽跳进同一条战壕。

今早她和往常一样准时七点起床。那是她坚持了十数年的习惯，以便利用做早饭的间隙，在脑海里盘算和料理一下当日的事务。她把早餐端上餐厅的小圆桌，丈夫高文强也起床进入卫生间洗漱。守时已成为这一对夫妻的最后共同点，林珊感叹着去卧室装扮自己。每天换一套时装，持之以恒，这做法给四平八稳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日新月异的感觉。服装这一行，“新”就几乎概括了一切。

林珊从衣橱里拿出一条米色长袖连衣裙，是纯羊毛织物，细软、飘逸，小尖领，大裙摆，紧腰窄臀，勾勒出中年女性丰满的身肢。胸前缀着一片疏淡的同色绣饰，映衬得脸庞明丽光泽。四十五岁的林珊依然有一张姣好的面容，时光似乎对她格外青睐，还未在她前额刻下沧桑的痕迹。但那双盈盈妙目里却种植着异样的情绪：某种失落，某种渴求，某种不得慰藉的东西……

穿好衣裙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林珊从椭圆型的梳妆台上抓起一把木梳，飞快地梳理着原本就柔软烫贴的卷发。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变得爽心悦目。镜子里又出现了另一张脸庞，比她更为年轻，更为娇媚，也更为冰清玉洁。

“妈！”那张曲线柔润的樱唇轻启妙合，溢出令她醉心的仙音：“我要生您的气了！那件事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林珊回头搂住了女儿的腰身，仿佛这一刻才发现，高丽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了！一米七的身高，宽肩，丰乳，窄臀，长胳膊长腿的，天生一个时装模特儿的料！虽然继承了母亲白皙的肤色，却因袭了高文强的眉眼和脸庞，从而长成另一个极品。林珊每每失落在女儿那双漆黑晶亮的眸子里，不知道是该遗憾还是该告慰。

林珊自己的眼睛也是一般明亮清澈，却是细纹单眼皮。

丹凤眼。席杰当年如此戏称。

林珊猛然感到一阵揪心的酸痛，眼睛里顿时涌出隔世的惶悚和悲哀。

“妈，您怎么啦？”女儿扶着神思恍惚的母亲坐下，娇嗔地跺了跺脚，“我说的是青春风采大赛！您怎么不告诉我，您就是评委？”

林珊的身体抖了一下，思绪才从二十年的漫长时空里返回。“怎么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怎么没有关系！”女儿风摆柳一般扭动着腰肢，想以此引起母亲的注意，“我已经报名了。您要是评委，我俩就得避嫌。那该谁退出呀？”

“这问题我们还没有研究过。”林珊沉吟着，“不过丽丽，你应该知道妈去当这评委，可不是为了自个儿出风头，而是想宣传企业呀！”

“那有什么不同？都是为了生存而竞争嘛！”高丽不悦地鼓着花朵一般的小嘴，“妈，您也应该知道，人家都老大不小的了，总不能老干时装模特儿呀！”

“那就干点别的，或者进修学习。”这是母女俩常争论的问题，林珊的语调也不大高兴。“一个人呀，最重要的是心灵美。”

“哎呀，妈！您又在说教了！”高丽从背后搂抱住母亲，把自己的脸贴在林珊脸颊上，“您应该知道，我最讨厌说教！都是老掉牙的那一套！”

“那你的意思，就该我退出了？”林珊真有点生气了。

女儿格格格地娇笑着，“谁知道？车到山前必有路呗！”

这个问题突兀地摆在面前，林珊到了工厂仍然不快。唉！

女儿大了,正是花朵一般的年龄,哪还记得住绿叶与根的情意?一个虚荣的愿望,竟凌驾于上千工人的温饱之上!可她们这一代,不就只知道爱自己么?

林珊突然对这个被称之为大众传媒的活动失去了兴趣。就在这个时候,杨佳英的电话来了:“喂,在干什么呢?”

既不询问姓名,也不自报家门,活脱脱一个女强人的嘴脸。林珊想象着女友正坐在豪华、宽大的办公桌前,一面手捧着电话,一面批阅各种营销计划和开支方案的情景,不由地抿唇失笑:“和你一样呗!”

杨佳英快活的笑声从话筒里传出来,有几分失真。“哎,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,你这个大评委,还没去看过吧?”

林珊叹了口气,心里实在羡慕这位朋友的福气。上亿资产的大百货公司,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交椅,总揽全市化妆品的销售数字,再加上一个坚强后盾的老干部丈夫,和一个其貌不扬因而便懂得埋头读书的女儿,省了多少闲气!

杨佳英听了她的烦恼却不动心。“嗨!第一次搞这种活动,又是你我的赞助人,还不让小丽去闯一闯?不是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吗?”

林珊忍俊不禁。“瞧你这评委主任说的!咱们都是搞数字的,还不知道去掉一个怎样的最高分,对总成绩会有什么影响?”

“喂!别把数字看得那么重好不好?我发起举办这次大赛,就是想推出咱们佳城的美女!”杨佳英的语调里增添了一丝揶揄,“我们商家每到一处,总是听得别人说,佳城的姑娘如何漂亮如何美……这就是这方土地最吸引人的特点,所以,才有人想把货币、商品和资金投到这里来,这座城市也因之而兴旺发达……”

“哈！这下不打自招了吧？”林珊抢过话头，似乎在跟女友斗嘴、抬杠。“我看了你登在报上的答记者问，大谈特谈此举是为了启发妇女们爱美的意识，引导正确的消费观，树立现代化城市的精神文明典范……原来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！只有提高化妆品的销售数字，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？”

“还有服装的销售额呢？”话筒另一端也是反唇相讥，“我也看了昨晚的电视节目呀！”

两个女强人在一阵善意的嘲讽中结束了通话。林珊放下电话，环视着自己的办公室。

这栋八十年代才盖起来的新厂房，曾经威风八面，不可一世，现在却时常在客户与主顾的睨视下显得灰头土脸。厂长办公室本该有最豪华的景观，但也抹不掉一种遗世的苍凉。生锈退漆的铁皮柜，磨去毛边的沙发圈椅，缺角少盖的茶具，都在默默倾诉着企业的窘况。只有玻璃板下压着的当年荣获全国服装大奖时，部领导们接见的彩照，仍然映现出昔日的辉煌……

林珊心里陡然萌发出一阵冲动，也想到那众美荟萃的佳城饭店去瞧瞧热闹！

伊果在阿芒山下度过了人生最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的时光。那也是一段最没功利思想，和最没理想负担的日子。她和阿爸相濡以沫，默默耕耘着希望的原野，一个在抽象一个在具体的意义上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阿芒山下终于传开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——伊果要上大学啦！而且是去遥远的省城。

在阿芒山下，谁都不否认伊果是最漂亮的姑娘。她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就像一只快乐飞翔的吉祥鸟。但老一辈的当地人却常用神秘的眼光打量着伊果，说她根本就不像个彝族姑娘。

于是从懂事起,有关自己的身世之谜就时时缠绕着她,困惑着她……

临离开阿芒山的那一晚,火塘的火烤红了屋里漆黑的四壁,阿爸“吧达吧达”抽了大半夜的叶子烟,才取出一件小小的“百纳衣”交给她。说那千针万线密密实实缝出的心意,出自二十年前来过阿芒山的一群汉族青年,伊果的生身父母也在其中。后来他们理所当然地离开了,因为阿芒山不属于他们,他们也不属于阿芒山,而属于一个美丽的城市,就是伊果现在要去读书的省城。

至于生身父母离开阿芒山时,为什么没有带走伊果?不识一字的阿爸木讷了半天,也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说法。他只是说,只要她有诚心,苍天一定会使她们骨肉团圆。

震惊和迷茫中,伊果哭倒在火塘边,泪水浸湿了阿爸的衣襟。

在后来的凄风苦雨的心路历程上,在芸芸众生的闲言碎语中,在对前生后世的渺茫认识里,伊果完成了一个年轻女性最初的自我塑造。她就是生命的本色形象,要多完美有多完美,要多清纯有多清纯。或许美也是大自然的宠物,必须经过秀丽山水的雕塑,纯朴风物的点染,和艰难时世的特殊处理,才能洗净铅华,陶冶出夺人心魄的万种风情。

伊果带着对美的最为简朴因而也是唯一正确的认识,从民族学院的课堂走进“佳城小姐”的报名处。她此时的念头新鲜而大胆,被希望的光芒刺激出一派辉煌。但报名地点却被人世间的红男绿女所点缀,色彩杂乱并且毫无诗意。

伊果拿着一张报名表看了又看,迟疑不决。如果不是遇上了一位热心肠的姑娘,她的举动不堪设想,很可能就是偃旗息鼓,

无功而返。因为报名表上规定得严格，必须填上父系母系的全部情况，恨不得是在向她要一份无从得知的家谱。

“哎，在填报名表之前，先要去量身高、体重，还有三围尺寸。”

说话的少女也是容貌秀丽，体态轻盈，言谈举止利落大方，处处流露出一种涉世颇深的风韵。此时她那一双盈盈秋波，正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伊果。

伊果红了脸，把表格叠起来放进兜里。“谢谢你，我不报名了。”

“不报名，还把表格带回去干什么？”

那少女的目光好敏锐，伊果的心怦怦直跳，好像做了贼被人抓住，又像手被烫了一样，连忙抖出报名表，扔回桌上。“哦，对不起……”

“对不起谁？”那少女格格地笑起来，“我又不是大赛组委会，是跟你一样来报名的！这儿乱糟糟的，没人管。因为是最后一天，好多尺度都放开了。也不目测了。来的都是些勇敢者，自我感觉良好就行。”

“我刚才看见一个胖女人报名，好像是来比赛掷铁饼的！”

少女笑得有几分做作与轻狂，但却不让人讨厌。伊果甚至觉得这笑容很新鲜，很够味儿。她真希望自己也能这么开怀畅笑。

“干吗？你不开心？”少女一眼便看穿了她，“我刚才就在观察你。你的气质很忧郁，也很清纯。是那种具有高贵血统的美，有点贵族的味道……哎，可你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城里人哪！”

这般直爽地袒露胸臆，不像是在嘲弄乡下人。伊果叹了口气，温和宽容地低下头去：“我叫伊果，是民族学院的大学生

……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！”那少女撮起嘴唇，像男人那样吹了一声口哨，“是少数民族，对吧？那你可就大沾便宜了！告诉你，这种比赛最适合你们少数民族，可能会格外加分的！”

“不！我不参加了！”伊果脱口而出，决断地转身离去。

那少女直眉竖眼地看着她，愣了愣神，随即追上去，亲热地搂住她的肩：“嗨！怎么，要打退堂鼓，临阵逃脱？难道你还不如那个胖女人？拿不拿名次倒没关系，重在参与嘛！”

伊果好生感动。虽然报名的人数已逾上千，但挽留一个人就等于挽留了一个竞争对手。她为对方的气度和胆识所折服。当这个叫汪华的姑娘自愿带她上楼去量三围时，便再没勇气拒绝了。

“这家饭店勉强够上星级，在本市只能算中档。你瞧，连个宽余的地方都没有，报名在大堂，量身高、体重又在三楼——多讨厌，还得爬楼！哎，正好电梯下来了，咱们坐电梯吧！能省一步是一步。”

汪华一路绕舌，伊果只是微笑着不搭腔。这个比自己年长的姑娘头脑灵活，点子很多，感觉也是良好。有这种感觉的人都会拥抱成功，而伊果就缺少这份自信，只能跟着感觉走啦！

她跟着感觉走进电梯，陷入一阵不大不小的麻烦之中。

席杰正是年富力强的那一拨企业家。属于这个年龄阶层的男人，如今几乎主宰了中国的半个经济领域。席杰从未去描摹过自己的前景，但他知道应该一步步走向辉煌。时代和社会有这个要求，女人和家庭也有这个要求。而男人却要在历史划定的圈子里，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玩这场游戏。所以男人们都感到

很累。

席杰从旅游局调来接管这家中档饭店时，说好了只干两年，两年后就放他出国与妻子团聚。谁知一干就是四年，花了整一倍的时间，也没能把佳城饭店理顺。无论是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还是简单的资金问题，全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这栋大楼是八年前贷款修建的，整一个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都过去了，还没赚到足够的美元来偿还债务。因为贷款是外汇，八年来汇率翻了好几番。总经理恐怕得变成孙悟空，才有可能把跟斗翻得那么高。再加上饭店地处市郊，口岸也不大理想，逢上旅游淡季，利润就直线下跌。席杰走马上任之际，满心也想大刀阔斧地干一场。谁料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，为了偿还基建贷款，已是殚精竭虑，再想施展其他的拳脚，却是难上加难了。为此，他才接受了公关部经理的提议，参与举办“佳城小姐首届青春风采大赛”，指望通过一个大动作来力挽狂澜。

报名前曾开过预备会，席杰只跟主要人物徐克、杨佳英、刘成见了见，就放手让小孙去当全权代表。反正评委都是滥竽充数，比赛结果也与他毫不相干。但今天看大堂乱哄哄的样子，他的眉头又皱紧了。回到办公室，心里就像吃了苍蝇似地腻味。便把小孙叫来，训斥一通：

“这儿是饭店！你怎么把报名处设在大堂？搞得到处乱哄哄，影响了饭店的业务怎么办？还有，来来往往的客人看着像什么？赶集赶场？开交流会展销会？还是派对？”

小孙深感委屈，涨红了脸申辩：“前几天没这样，都是在公关部的办公室里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，人来得太多了，办公室里挤不下，才移到大堂……你不是说，要把咱们佳城饭店的招牌打出去，要把这事儿办得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，轰轰烈烈，以便扩

大影响，招徕顾客，提高客房使用率吗？”

席杰被堵得说不出话来，好一阵才吐出两个字：“愚蠢！”见小孙怔了怔，他犹自不解气：“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！”

小孙不敢顶嘴，取下金边眼镜，又掏出一张手巾纸慢慢擦着。他面部呈现明显的睡眠不足状，眼睛四周有一圈青晕，衬衣领子也黑了一溜边，皱巴巴地搭拉着。席杰的心软下来，反倒诧异自己今天为何如此反常？为何这般不体恤下情？参与这项活动，确实经过自己同意、批准，理由也就是刚才小孙说的那些。为何到大堂里走了一遭，便底气不足，虚火上升了？就因为瞥见那张熟悉得令人心悸的面影，勾起了深藏已久的满腔心事？

办公室里几乎凝固的空气，被匆匆走进来的客房部经理打破了。他手里拿着一封信，眉头也是紧锁着。“席总，这封信是消费者协会寄来的。有在饭店住过的顾客去投诉，说我们这儿的电梯经常出问题，反映了多次都得不到修理……”

席杰接过去匆匆一瞥，眼神显得更加冷峻：“人家反映属实嘛！”

“不但是电梯。卫生间、餐厅和其他公共设施，还有客房，都应该修缮。”客房部经理不会察颜观色，管自喋喋不休，“一般的大饭店，过了这么八九年，早该重新装修了！”

席杰不动声色地看着他：“可钱呢？钱在哪儿？你就是把我这个总经理拉到自由市场去卖了，也筹不出这笔钱来！”

客房部经理诧异不解：“找银行贷款呀！他们正该为企业解决这种难题！”

“哼！银行贷款？”席杰从鼻子里喷出一股不平之气，“我上任这四年，哪年不给银行上交几百万？我算了算账，最初的基建贷款也就是两千五百万。八年的时间，咱们还给银行的钱，都够